

影像青少版

狼图腾之

再见了,小狼

姜戎 著

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

畅销12年 与摄影艺术结合的巅峰之作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

狼图腾之 再见了,小狼

姜戎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巍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图腾之再见了，小狼：影像青少版 / 姜戎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1（2017.4重印）

ISBN 978-7-5514-1648-1

I. ①狼…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2007号

狼图腾之再见了，小狼（影像青少版）

姜戎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0.75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514-16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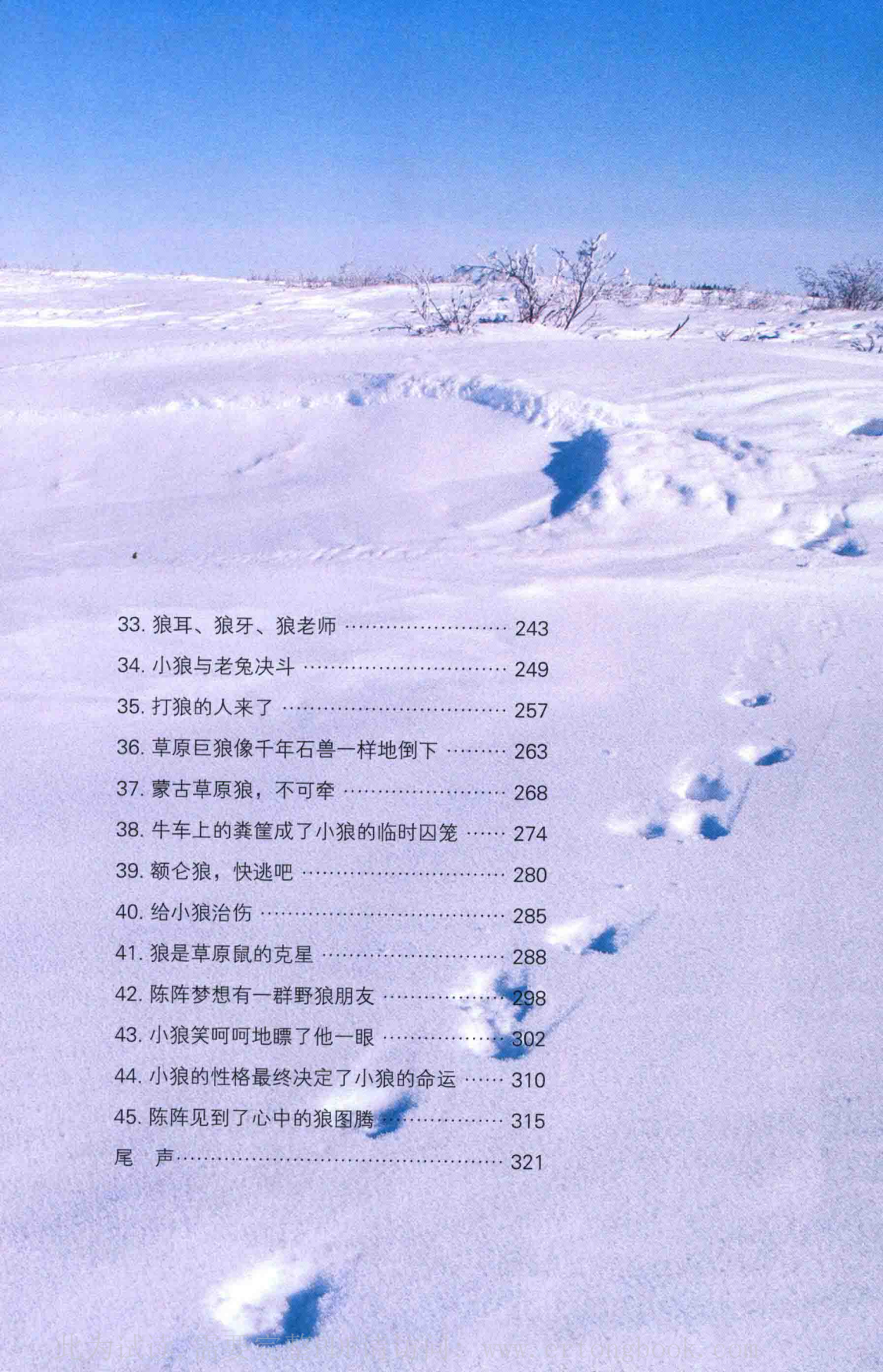
定价：39.80元

目 录

CONTENTS



1. 北京学生，对草原狼着了迷	2	17. 小狼被拴上了铁链	108
2. 陈阵想掏一只小狼崽	8	18. 儿马子大战	114
3. 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	14	19. 小狼吃羊油摊野鸭蛋	125
4. 掏狼先得有好狗	20	20. 狼粪和狼烟	132
5. 寻找狼窝	26	21. 毒日下的小狼	139
6. 眼睁睁地让母狼溜掉了	32	22. 小狼给自己挖了一个地洞	150
7. 第一次钻狼洞	37	23. 夜半狼嚎	160
8. 陈阵挨毕利格老人一顿好训	45	24. 小狼赖在舞台上不肯谢幕	170
9. 一锹挖出了小狼崽	50	25. 肉包子打狼	182
10. 陈阵决心养活这只小狼	57	26. 悲怆的狼歌	187
11. 七只小狼崽的命运	64	27. 你是谁家的孩子	195
12. 小狼崽吃狗奶	70	28. 被狼群遗弃的小狼	202
13. 这儿不是北京动物园	77	29. 小狼的祭祀仪式	206
14. 小狼，小狼，开饭喽	84	30. 狼牙初露锋芒	216
15. 狼以食为天	89	31. 狗朋友们是冲着烟来的	226
16. 求求你了，阿爸	97	32. 近狼者狼	235



33. 狼耳、狼牙、狼老师	243
34. 小狼与老兔决斗	249
35. 打狼的人来了	257
36. 草原巨狼像千年石兽一样地倒下	263
37. 蒙古草原狼，不可牵	268
38. 牛车上的粪筐成了小狼的临时囚笼	274
39. 额仑狼，快逃吧	280
40. 给小狼治伤	285
41. 狼是草原鼠的克星	288
42. 陈阵梦想有一群野狼朋友	298
43. 小狼笑呵呵地瞟了他一眼	302
44. 小狼的性格最终决定了小狼的命运	310
45. 陈阵见到了心中的狼图腾	315
尾 声	321

影像青少版

狼图腾之 再见了,小狼

姜戎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1. 北京学生，对草原狼着了迷

那是一个阳光温暖的早春，羊倌陈阵刚刚观察过羊群四周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动静，便躺在草地上，眼睛死死盯着蓝天。盘旋在天空上的那些黑点儿，就是凶猛的草原雕。它们会乘人不备，突然俯冲下来，双爪紧紧掐住羊羔，而后腾空飞去。

忽然，陈阵听到羊群哗啦啦一阵轻微骚动，急忙坐了起来。眼前并没有草原雕的影子，却看到一只灰黄色的大狼冲进了羊群，一口叼





住一只羊羔的后脖子，侧头一甩，把羊羔甩到自己的后背上。然后歪着头，扛着羊羔，顺着山沟，向黑石头山方向，嗖嗖地跑没影了。

羊羔平时最爱叫，声音又亮又脆，一只羊羔的惊叫声，常常会引起几百只羊羔和母羊们的连锁反应，叫得草场惊天动地。可狼嘴叼紧了羊羔后脖颈，就勒得羊羔的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母狼悄无声息地溜走了，羊群平静如初。绝大部分羊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连羊羔妈妈都不知道自己丢了孩子。

如果陈阵听力和警觉性不高的话，他也会像那只傻母羊那样，要等到下午清点羔羊的时候才会发现丢了羔。陈阵惊讶得像遇到了一个身怀绝技的飞贼，眼睁睁地看着贼在他眼皮底下抢走了钱包。

等喘平了气，陈阵才骑马走到狼偷袭羊羔的地方查看，发现那儿的草丛中有一个土坑，土坑里的草全被压平了。显然，母狼并不是从远处匍匐接近羊群的，那样的话，陈阵也许还能发现。那只母狼其实早已悄悄埋伏在这个草坑里，一直等到羊群走近草坑时，才突然蹿出来的。

陈阵看了看太阳，算了一下，这只狼足足埋伏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个季节抓走活羊羔的狼只会是母狼，羊羔是它训练狼崽抓活物的活教材、活道具，也是喂给尚未开眼和断奶的小狼崽鲜嫩而易消化的理想肉食。

陈阵窝了一肚子火，但他又在心里暗自庆幸。这些天他和杨克经常隔三岔五地丢羊羔，两人一度怀疑是老鹰或草原雕偷的。这些飞贼动作极快，乘人不备一个俯冲就能把羊羔抓上蓝天。可是老鹰或草原雕抓羊羔，低空俯冲威胁面很大，会惊得整群羊狂跑大叫，守在羊群旁的人，是不可能不发觉的。他俩始终弄不清这个谜。直到此刻，陈阵亲眼看到母狼抓羊羔的技巧，还有这个草坑，才算破了这个案。否则，那只母狼还会继续让他们丢羊羔。

无论牧民怎样提醒、告诫，陈阵还是不能保证放羊不出一点差错。那些狡猾的草原狼，会按照不同的天气和地形，用谁也想不到的办法，

来偷走羊羔。狼虽然没有草原雕的翅膀，但草原上真正的飞贼却是狼，让人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也让你多留心眼多长心智。

白天放羊时，除了草原上的风声和羊的叫声，陈阵耳边听不到一点人声，没有人来同他说话。通常，只有在看清周围没有狼的情况下，他才可以掏出随身带的书本，匆匆看上几页。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在苦思和幻想中打发时光。

1967年冬天，陈阵从北京来到额仑草原插队，当时，知青的蒙古包还没有发下来，他就被安排在牧民毕利格老人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年后，知青支起了自己的蒙古包，陈阵和同班同学杨克共同放一群



羊，差不多有一千七百多只。加上牛倌高建中、马倌张继原，这个蒙古包一共有四个北京学生。

放羊对陈阵来说有一个好处：独自一人待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总能找到静静思索的时间。他的脑子里有那么多问号，就像天上的白云，一堆一堆聚拢来，叠起来，然后一片一片飘得好远，再被风吹散。他和杨克从北京带来了两大箱书，书本有如青草肥嫩多汁，晚上在羊油灯下看书，白天放羊的时候，就可以学习羊的反刍法来消化它们，细嚼慢咽。

此刻，他想起了刚才那只叼走羊羔的母狼。它的那一窝小狼崽，藏在哪一片山坡的哪一个狼洞里呢？狼妈妈为了抓活物喂养小狼崽，



敢于在羊倌眼皮子底下冒险。狼妈妈很勇敢，狼妈妈也很狡猾，懂得埋伏，有耐心。一旦时机到了，会像旋风一样神速出击。

来到额仑草原两年多，陈阵听牧民讲了许多狼的故事。都是自己以前在北京闻所未闻的。

比如，狼抓黄羊有绝招。在白天，一只狼盯上一只黄羊，先不动它，到了天黑，黄羊会找一个背风草厚的地方，卧下睡觉。这会儿，狼是抓不住黄羊的。黄羊的身子睡了，可它的鼻子、耳朵不睡，稍有动静，黄羊蹦起来就跑，狼也追不上。一晚上，狼就是不动手，趴在不远的地方死等。等一夜，等到天白了，黄羊憋了一夜的尿，尿泡憋胀了，狼瞅准机会就冲上去猛追。黄羊跑起来撒不出尿，跑不了多远，尿泡就颠破了，后腿抽筋，再也跑不动了。黄羊跑得再快，也有跑不快的时候。那些老狼和头狼，就知道在清晨的那一小会儿能抓住黄羊。只有最精的黄羊，才能舍得身子底下焐热的热气，在半夜站起来撒出半泡尿，就不怕狼追了。额仑的猎人常常起大早，去抢被狼抓着的黄羊，剖开羊肚子，里面尽是尿。

再比如，今年早春，擅长气象战的草原狼，趁着一次寒流袭来的大风雪，在草原“白毛风”的掩护下，成功组织了一场闪电战，把一大群健壮的军马，全部赶进硝泡子的大泥塘里，马群全军覆没。事后陈阵亲眼见到了尸横遍野的现场，狼的凶残让他恐惧，狼的智慧却让他震惊，狼群互相配合默契的大智大勇，几乎一下子改变了他脑子里原先对“大灰狼”的认识。

最精彩的，是那个关于“飞狼”的传说。

前几年，牧场领导为了减少牧民下夜的辛苦，也为了保障羊群的安全，在接羔草场上，最先盖起了几个大石圈。有一天晚上，狗叫得凶，像是来了狼，但有石圈，牧民就没去查看。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打开圈门，牧民眼前是那么一大片死羊，圈里的地上全是血，有两指





厚，连圈墙上都喷满了血。每只死羊的脖子上都有四个血窟窿，地上还有好几堆狼粪……这一小群狼吃掉了十几只羊，还咬死了二百多只。狼吃饱了喝足了，又飞出了石圈，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石圈的围墙有六七尺高，周围也没有洞，人都爬不过去，狼究竟是怎样进去的呢？

场部来了人，进行“破案”侦查，直到发现了圈墙东北角外墙上狼的血爪印，才算揭开了谜底：狼群是集体作战的，其中有一只最大的狼，在墙外站起来，后爪蹬地、前爪撑墙，用自个儿的身子给狼群当跳板。然后，其他的狼，从几十步以外的地方冲过来，跳上大狼的背，再蹬着大狼的肩膀，一使劲就跳进了石圈，就像飞进去一样。里面的狼吃饱了，就会再搭跳板，把一只吃饱的狼送出来，给饿狼搭狼梯，让它也进去吃个够。外墙上那个狼的血爪印，就是那只踩过羊血的饱狼留下来的。

那么，狼群是怎样一只不落地安全撤离的呢？牧民说，草原狼的集体观念特强，特抱团，决不会让弟兄和家人吃亏。最后走的那只狼，一定是最有本事也最有劲的头狼。它硬是独自叼来圈里的死羊，靠着墙，把死羊一只只擦起来，做成羊梯，然后，嘿嘿，蹬着羊梯，成功地“飞”走了。

从那以后，陈阵再也不敢小视蒙古狼。草原狼就像一群飞翔的精灵，一次次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他觉得自己对狼像是着了迷，产生出许多好奇和疑问，在这蒙古包全新的生活里，面对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狼们不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蠢笨，而是生动的、神奇的，充满了智慧和魅力。

蒙古老人毕利格曾对他和杨克说过：“你们要想懂草原，先得懂狼。”

然而，真要想懂得狼，实在是太难了。人在明处，狼在暗处；狼嚎可远闻却不可近听。那么，怎样才能最短距离地接近狼呢？

陈阵望着那只母狼消失的方向，痴痴地想着。一个念头像电光火石一般，在他心里亮了一亮，全身的血液都呼地燃烧起来。



2. 陈阵想掏一只小狼崽

这些日子以来，陈阵心里一直徘徊不去的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了——他下决心要想办法，去抓一只小狼崽。

掏狼崽是草原上一件凶险、艰难、技术性极强的狩猎项目，也是草原民族抑制草原狼群发展的最主要的方法。额仑草原肥美富庶，狼



食多，狼崽的成活率极高。春天，一窝狼崽七八只、十几只，端掉一窝狼崽，就等于消灭了一群狼。

陈阵听过不少掏狼崽的惊险故事，所以他早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大狼为了保护狼崽，会运用狼的最高智慧，以及所有凶猛亡命的看家本领。但是，陈阵心里暗暗藏了自己的一份秘密：他掏狼崽，并不是仅仅为了减少狼害，而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他要把狼崽放在蒙古包旁养着，从夜看到明，从小看到大，把狼看个够，看个透。这个行动虽然非常冒险，却是了解狼、研究狼的一条捷径。

空中飘起雪花，陈阵进了蒙古包，和杨克，还有牛倌高建中，围

着铁筒干粪炉，喝早茶，吃手把肉，还有毕利格的儿媳妇嘎斯迈送来的奶豆腐。趁着这一会儿的闲空，陈阵开始劝他俩跟自己去掏狼窝。他认为自己的理由很过硬：“咱们以后少不了跟狼打仗，养只小狼才可以真正摸透狼的脾气，才能知彼知己。”

牛倌高建中在炉板上烤着肉，面有难色地说道：“掏狼崽可不是闹着玩的。前几天兰木扎布他们掏狼洞熏出一只母狼，母狼跟人玩儿命了，差点把他的胳膊咬断。护羔子的绵羊都敢顶人，护崽的母狼还不得跟人拼命？他们马倌、牛倌一共三个，七八只大狗，费了好大劲，才打死母狼。狼洞太深，他们换了两拨人，挖了两天才把狼崽掏了出来。可咱们，连条猎枪都没有，就拿铁锹、马棒能对付得了？挖狼洞也不是件轻活，上次我帮桑杰挖狼洞挖了两天，也没挖到头，最后只好点火灌烟再封了洞拉倒。谁知道能不能熏死小狼崽？桑杰说母狼会堵烟，洞里也有通风暗口……找有狼崽的洞就更难了，狼的真真假假你还不知道？牧民说，狼洞狼洞，十洞九空，还经常搬家。”

杨克倒是痛快地对陈阵说：“我跟你去。我有根铁棒，很合手，头也磨尖了，像把小扎枪。要碰见母狼，我就不信咱俩打不过一只狼。再带上一把砍刀，几个二踢脚，咱们连砍带炸准能把狼赶跑。要是能打死只大狼，那咱们就神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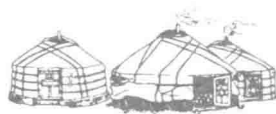
高建中挖苦道：“臭美吧。留神狼把你抓成个独眼龙，咬成狂犬病，不对，是狂狼病，那你的小命可就玩儿完了。”

杨克晃晃脑袋：“没事儿，我命大。再说，办什么事都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汉人就是因为像你这样，才经常让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兰木扎布老说我是吃草的羊，他是吃肉的狼。咱们要是自个儿独立掏出一窝狼崽，看他还敢说我是羊。我豁出一只眼也得赌这口气。”

陈阵说：“好！说定了？可不许反悔噢！”

杨克把茶碗往桌上一放，大声说：“嗨，你说什么时候去？要快！听说，场部就该让咱们去圈狼了，我也特想参加围狼大会战。”





陈阵站起来说：“要不，今天晚上，我先到毕利格阿爸那儿去一趟，向他请教掏狼崽的窍门？”

杨克说：“也好。等你问明白了，明天咱们就上山。”

两个春天了，全场一百多个知青还没有一个人独自掏到过狼崽。陈阵不敢奢望自己能掏到一窝，他一直打算找机会，让毕利格老人带着他去掏狼窝，先学学本领。可是，狼群猎杀马群的故事发生以后，老人就顾不上亲自去掏狼崽了。

既然今天他和杨克都下了决心，陈阵真的要抓紧行动了。

这天傍晚，陈阵把羊群关进了羊圈，便骑马去了毕利格老人的蒙古包。

陈阵一进包，见毕利格一家人正准备吃晚饭。前几天为了保护马群而被冻伤的巴图，还在家里休息。陈阵挨着他坐下，喝了一口奶茶，就对毕利格说：“阿爸，我前些日子放羊，一只母狼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一只羊羔活活地叼走，往东北边黑石头山那边逃了。我想那边一定有个狼窝，里面一定有狼崽。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想让您带我们去……”

老人说：“明儿我是去不了了，这边还有不少急事要办呢。”老人回头问道：“母狼真往黑石头山那边去了？”

“没错”。陈阵说。

老人捋了捋胡子，问道：“你那会儿骑马追了没有？”陈阵说：“没有，它跑得太快，没来得及追。”老人说：“那还好。要不那只母狼准会骗你。有人追，它是不会直奔狼窝的。”

老人略略想了想，说道：“这只母狼真是精，头年开春，队里刚刚在那儿掏了三窝狼崽，今年谁都不去那儿掏狼了，想不到还有母狼敢到那儿去下崽。那你明儿快去找吧，多去几个人，多带狗。一定得找几个胆大有经验的牧民，你们两个千万别自个儿去，太危险。”

“掏狼窝最难的是什么？”陈阵问。

老人说：“掏狼窝麻烦可多啦，找狼窝更难。我告诉你一个法子，能找到狼窝。你明儿天不亮就起来，跑到石头山旁边高一点的山头，趴下。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你用望远镜留神看，这时候母狼在外面忙活了一夜，该回洞给狼崽喂奶。你要是看到狼往什么地方去，那边就准有狼窝，你要仔细找，带上好狗转圈找，多半能找着。可找着了，要把狼崽挖出来也难啊，最怕洞里有母狼，你们千万要小心。”

老人的目光忽而黯淡下来，他说：“要不是狼群杀了这么大一群马，我是不会再让你们去掏狼崽的，掏狼崽是额仑草原老人们最不愿干的事情……”

老人看着陈阵，又说：“孩子啊，我看你是被狼缠住了。我老了，这点本事传给你，只要多上点心，能打着狼。可你要记住阿爸的话，狼是腾格里（天）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狼没了，蒙古人的灵魂也就上不了天了。”

陈阵问：“阿爸，狼是草原的保护神，那您为什么还要打狼呢？听说您在场部的会上，也同意大打。”

老人说：“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人杀妖魔，就没错。要是草原牛羊被妖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我们蒙古人也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没有草原，就没有蒙古人，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

陈阵心头一震，追问道：“您说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卫兵？”

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警惕和陌生，他盯着陈阵的眼睛说：“……没错。可是你们……你们汉人不懂这个理。”

陈阵一时不敢再问下去。可是，掏狼崽的学问太深奥。他掏狼崽的目的是养一只狼崽，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等到狼崽断了奶或睁开了眼，那就难养了。必须抢在狼崽还没有看清世界、分清敌我的时候，把它从狼的世界转到人的环境中来。

